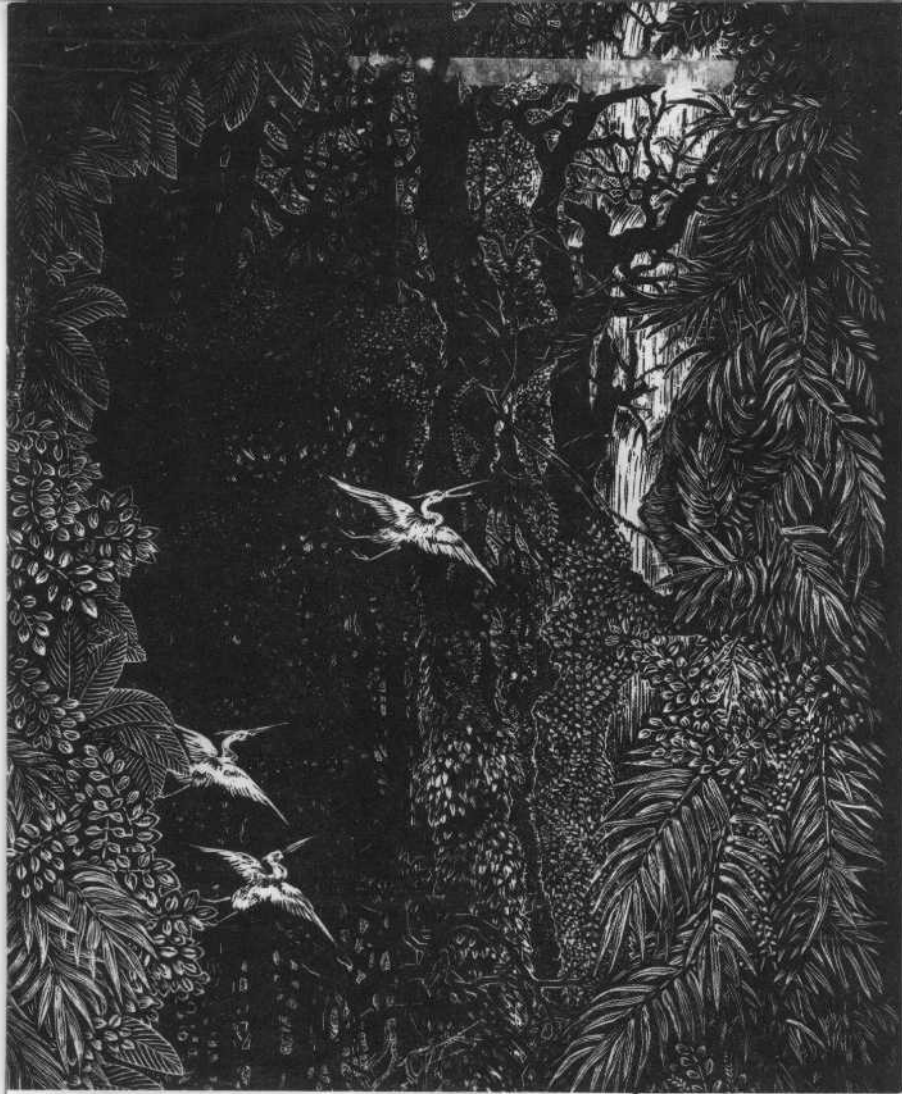


華 隨

21

花城出版社





古林泉声（局部） 木刻

0279/31

王立

丹霞观日亭 单剑锋速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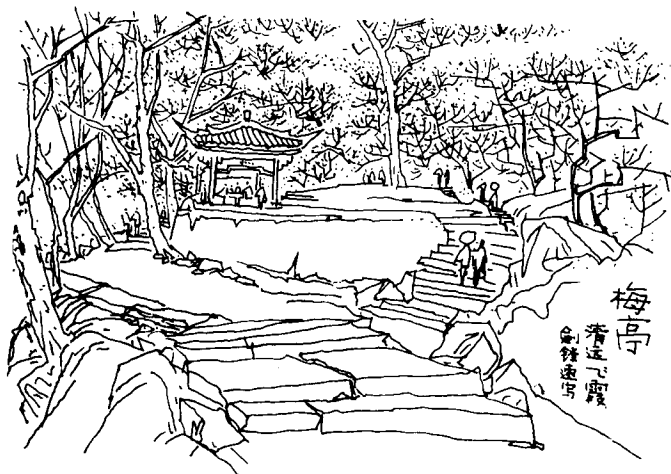


九泷十八滩 单剑锋速写

上: 丹霞观日亭
中: 九泷十八滩
下: 梅亭

粤北之行

单剑锋速写



梅亭

单剑锋速写

随萃丛刊

第二十一期目录



一个中国研究生在美国 翁显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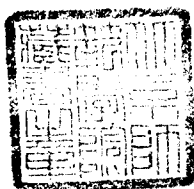
往事湿忆

从报考武普通学堂到学做诗

- | | | |
|-------------|-----|----|
| ——回忆爸爸董必武 | 董楚青 | 9 |
| 记茅盾和孔德沚 | 金韵琴 | 13 |
| 虽然身已逝，真伪有人知 | 陈学昭 | 23 |
| 替子冈编选集 | 黄伊 | 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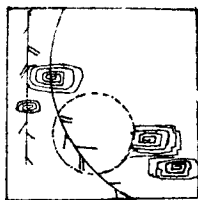
生活之歌

- | | | |
|-------|-----|----|
| 海滨的夕暮 | 黄药眠 | 30 |
| 酩酊的谷雨 | 刘天明 | 32 |



86937





哲坛撷拾

失眠琐记	林 呐	36
《太阳》和太阳神	流沙河	42

文苑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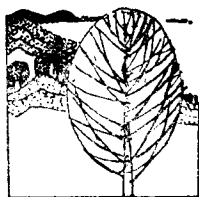
革命广告	郁达夫	49
文学札记与随想(续)	孟伟哉	51

诗文漫步

读纺织诗歌小记		
——近代文学丛谈	吴泰昌	62
阮玲玉的悲剧(外二篇)	姜德明	65
大观园里的讽刺家	舒 展	71
少陵诗随笔	李汝伦	76
想起一本小译品		
——旧书新忆	上 青	82
也谈《郁达夫游记》及其他	善 文	86

花开时节

小巷深处访陆文夫	子 君	88
现代画家钩沉	钱之德	93
米芾的创新与“颠”怪		
魏 来	魏达志	97



广东今昔

永不沉没的古战船	杨羽仪	100
粤史拾零	李默	105

文史荟萃

谈思想渊源	刘世南	110
由小凤仙想到赛金花	张鹄	114
“姓名学”余谈	韦明铤	119

风物志

奇趣横生话古松	何养明	122
黄土高原动物拾趣	刘发清	128
西游杂记	曾炜	135

五湖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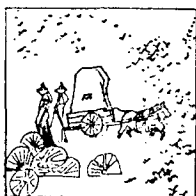
巴拉达河寄情	彭龄	139
伊斯坦布尔三部曲	申明河	144

港台随笔

花·鱼·鸟	秦岭雪	148
墙(外篇)	梅苑	154

窗口

海上大火	屠格涅夫 著 郎永年 译	159
------	-----------------	-----



湖滨重访	(美)E·B·怀特	著	
	罗务恒	译	167
迷途知返	(德)里希特	著	
	锡泉	译	171

美 术

封面		谢稚柳
封二	古林泉声(局部)	王立
封三	粤北之行	单剑峰
封底		王维宝
西北漫游(漫画五幅)	苗地	法乃光
内文插图、版花	周新茹	杨白子
	丰子恺	沈叔羊
	张永齐	苏家芳
	李芸	
标题手书		尚涛

随
笔

第二十一期

(一九八二年
六月出版)

出 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发 行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广东省期刊(丛刊)登记证第14号

书号 10261·151 定价 0.52元



翁显雄

一个中国研究生在美国

首途大洋彼岸

良兄：

羊城一别，月儿不觉又经一次缺圆，相信你们都在等我的消息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国，印象自然很多，目不暇接，先说旅途的吧：

出发前在北京呆了十多天，在教育部集训，到美国大使馆面试（其实不算什么“试”，问几个问题，他们的例行公事而已），等护照、签证和飞机票。部里外事局的负责同志作了几次报告，介绍种种情况，提出种种希望，归结下来是八个字：祖国重托，好自为之。我们也暗暗对自己说：好自为之！领导同志说这两三年已派出国外的几千留学进修人员每天工作时间不是八小时，而是十小时，十二小时。周末也是工作日。是啊，这些年来坐下来好好学习的机会可不太多，现在不奋发，更待何时？

飞机票是买到美国洛杉矶的，中途在东京和旧金山换机，这次旅程也就坐了中、日、美三国的班机。中国民航的波音

747在飞近日本时，服务员送来了西式午餐：牛排、香肠、奶酪、沙拉、咖啡等，预告着今后除非自己动手弄中式饭菜，要不就请对付这些刀和叉、面包和黄油了。

从飞机上看下去，日本有限的土地利用得很充分。你不是看到房屋和道路，就是耕地和树林。很难看到荒地。在日本，我们只在机场呆了几个小时，包括在日本航空公司的机上，短短一天时间还是看到日本人认真的工作作风的。

我们的飞机降落后还未停稳，下面的各种运输车辆，工作人员已经围上来，准备开始各自的工作。乘客们刚离开飞机，就有男男女女手拿报话机、穿着漂亮的制服、胸挂名牌（上有名字与职务）的海关和航空公司职员拥上来数我们的人数，让我们排队：或出机场，或办手续转机。假如他们不是大都面带笑容，那阵势真有点如临大敌。我们两次受检查，着陆的一次是原始地打开手提包搜，甚至还拍拍你的衣裤口袋，简直就是搜身。进入候机室准备登机离境的一次是人和随身行李都要分别通过探测装置，人通过的象个门槛，而行李由传送带送进一个小小的用黑布围着的装置，然后从另一头出来。探测器能探到金属，主要是检查有无武器。这也难怪，近年来武装骑劫飞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事件影响远，损失大，各国都不得不严密提防。

我还好，手提包里只有换洗衣服和几本书，顺利通过。同行的小吴两次都出了问题，第一次被搜出一把菜刀，第二次被检出一把剪刀，都让他们拿去了，开了收条，说明到旧金山发还。这两件东西都是小吴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才买的，大约他怀疑美国的刀不一定能切得动美国的牛肉，所以买了这把中国菜刀去显显威风；剪刀是理发剪，我们准备互相理发用的。理发推子是早买了，打在托运的行李里面先走了。中国人向来勤俭，我们就是典型的中国人。好吧，拿去就拿去，总要归还的，等于免费托运，何乐而不为。

东京飞旧金山是日航的飞机，要九个小时，这一段旅程最值得一提的是机上空中服务员的表现。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有人如此卖力地工作了。十个左右的日本姑娘，服务对象是三百多位乘客，要开出两次正餐，一次点心，好几次酒水，要示范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各种救生设备，要送书报，送毯子、枕头、拖鞋、牙刷，要放电影送耳机，回答旅客各种问题，有不舒适的旅客还得特别照顾。她们做这一切时速度很快，面带笑容，好象做到使旅客满意她们也就觉得愉快，旅客因而也就多了一份亲切感，真是宾至如归了。

她们都粗通英语，旅客也大多使用英语，交流不成问题。不过她们有句英语我觉得很奇怪：每当你请她们做点什么，比如要杯可口可乐，她们会马上去端，送上来时会说：“Thank you for waiting.”（按字面译是：谢谢你等了。）我从未听过英美人如此说话，只好把这句话叫做：日本英语。

谈到要饮料，我们还费了一些心思的呢。你知道，就算在国内，口袋里没有钱，上街就不方便，甭说出远门了。我们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别看我们西装笔挺，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每人口袋里却只有出发前教育部发的两块美元零用钱。在国内时就听说过国际班机上除吃饭外有些服务是要收费的。当然，任何东西一收费，那区区两美元是对付不过去的。所以，为了保险，对她们的问话，开始我们都给否定答复：

“您要不要喝点什么？”

“No. Thanks.”（“不。谢谢。”）

“您要毯子吗？”

“No. Thanks.”（“不。谢谢。”）

接着，我们眼观六路，发现除酒类要收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外，其它都没有说要钱，看来都是算在机票里的了。于是她们下次再问，我们就点头了。

庞然大物的日航波音747迎着太阳，飞向东方。因为是向

东飞，天黑之后五个小时天又亮了。秋天的晨光中，大洋彼岸在望。美国——一下子映入眼帘。它色彩鲜明：金黄色的牧场点缀着绿树，旧金山地处丘陵区，山丘上下满布浅色的房屋，蜘蛛网似的道路，飞驰的汽车……真是另有一个天地。

飞机降落，我们走出飞机，小吴取回菜刀和剪刀，通过海关。海关检查比较松，远不象日本人那样简直想透过衣服看你口袋里面装着些什么。办好所有手续，到机场门口一等再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见有任何人来接我们。离北京时教育部送机的老沃同志说已电告旧金山领事馆，定会有人来接我们的。看来不知何处出了差错。同机最后一个旅客走了，我们还在东张西望。准备打电话吧，把两块钱纸币换成了角子辅币，但不知道领事馆的电话号码。美国的公用电话机与国内的比可是个大家伙，放在旁边那个电话号码本有枕头那么厚，字是那么小，看来字数绝不会比全套《红楼梦》少，使用说明有好多页，一时看不清楚如何查。正当我们对着电话机发愣，一位在机场工作的台湾同胞过来，帮我们查到了领事馆的电话。电话一打就通，终于联系上了。

那位台湾同胞说一眼可以认出我们是大陆来的，不看别的，只看衣服就行。后来我们自己也发现，我们穿着的这些广州西装或北京西装大都上下一般宽，没有腰身，虽然料子不差，就是与人家的不一样。后来一位北京来的女同学告诉我们，她在北京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做的一套西装实在太宽，她表示不满意，得到的答复是：“哎呀，你是去美国嘛，去了之后肯定会长胖的，我们把这一点也考虑进去了。”

言归正传。我们向那位台湾同胞道了谢，按照领事馆的意思叫了部出租汽车，半小时后我们就到了领事馆，一看里程表，车费十八元，加上小费，二十元正好。钱自然是领事馆代付的。因为我们签的是第二天去洛杉矶的票，所以就在领事馆暂时安顿下来。我们的生活费将直接由华盛顿的大使馆寄给我

们，但我们不能再两手空空继续前进，于是领事馆先借了一笔钱给我们。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飞完这次旅程的最后一段。旧金山到洛杉矶只是一个钟头的航程。走出洛杉矶机场，一位早一期来学习的同事和一位美国教授早在等候。经过前一天在旧金山的经历，这才感到初到异乡有人迎接，可真是一种福气。

好吧！目的地已到，这封信也就该结束了，以后有空当继续报告情况。

揣此，并颂
时绥！

弟：显雄

一九八〇、十、四

于洛杉矶

语 言 关

良兄：

乍到异国，最狼狈的事恐怕要算语言不通了。当然我们远非语言不通，我们几个都是英语“科班”出身，在国内教英语多年，但来到这里还是觉得有不少语言上的困难。原因之一在于语言本身，美国人说的英语与我们过去比较习惯的英国标准英语在发音、用词等方面都有些不同？并且他们通常说话很快，比电台上读新闻、讲故事都要快得多。原因之二是背景知识的欠缺。中美两国隔绝多年，我们对他们社会的了解极有限，他们十分普通的用语对我们来说都是生词。

语言困难较集中表现在听力方面。说话是主动的事情，我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内容或语言来说。一句话不会说，用另一种近似的说法对方也就一样能领会意思。阅读可以查字典，写东西可以找参考书。听就不同，你不能限制别人说话，别人说什么你得听什么。听还有紧迫的时间性，别人一句接一句说，假

如你的理解中间脱了节，接下来的说话内容就更难听懂了。更糟的是并非每个美国人说话时吐字都那么清楚，有些人的声音只在喉头打转，这时真可以把你急煞。

这里的中国同志都说，刚到的那三几个星期是最艰难的了。这段时间环境最陌生，可要办的事情却最多。周围能帮忙的中国同志并不多，并且大家都忙，办事主要还得靠自己。

我们都在英语系里读研究生。开始联系晚了点，我们赶到时开课已两周。因为迟到，要做的事情就更多。除马上开始听课外，还得去补办注册手续，去住房介绍中心找房子住，去学校的医院体检并办医疗保险，去系里找研究生顾问落实所修课程，去外籍学者和学生中心办有关手续，等等。这都是立即要办的事，于是三两天内足足跑了十多个不同的地点。初来乍到，连方向都没有弄清楚，往往得找人问路。假如话说得结结巴巴，或者干脆一句话不说，把写了地址的字条递上去，别人看你人生地不熟，语言有困难，就会慢慢说，甚至亲自领你去。不幸的是，那些装门面的句子，比如：“请问到……去，该如何走？”我们倒是说得烂熟的。别人听你说得如此流利，也就不太在意，回答起来说得飞快。为了礼貌，也为了面子，不管听懂多少，我往往一面听一面微微点头。其实这种点头与其说是表示“我懂了”，还不如说是表示“我在听”。不过对方却不这样理解，他见你点头，以为事情说明白了，因而也就扭头走了。其实呢，有时我并未全听懂。有那么一两回，听完之后我仍然毫无头绪，只好待那位老兄走得看不见了，再去找第二个人问，并且还得留意这第二个人不曾见到我问第一个人，否则他可能以为我的神经会不会有点毛病了。

头两三个星期就这样熬过来了，有时真是食不甘味，睡到床上还想着明天该处理的事。现在总算好一点了，课堂上听课，开始大约只听到百分之六十，现在习惯了一点，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相信再过一段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当然，教

授们讲课有人讲得快，有人讲得慢，有人条理清楚、语言易懂，有人含含糊糊。研究生的课程往往有一部分时间以至一半左右的时间由学生发言，进行讨论。美国学生说的话就更难懂，因为他们会说得更快更随便，用更多的习惯表达法或俚语，而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生疏的。

幸好各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些我们在国内时也曾接触过，还算有点“老本”可吃。课后与教授们谈谈功课，相互的思想交流并没有多大困难，有时某个教授还会夸奖一句：“英语说得不错嘛！”不过有一次我刚转身离开教授的办公室，在走廊听两个学生高谈阔论四、五分钟，简直连一个单词都没有“抓住”，再扫一眼他们手中的报纸，原来他们在评论头天的足球赛。对美式足球我连比赛规则都不懂，理解又从何谈起？这种背景知识的欠缺，几乎处处表现出来。我们只有通过逐渐加强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了解，才能提高语言能力。

国内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到了美国，不就是泡在英语语言环境这个“大染缸”里了吗？好象不必费什么事，也就可以“染”上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似的。其实不然。要闯过语言关，就得处处做有心人，否则就算在美国住上几年，恐怕口语还会很困难。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主要靠自己争取。假如不主动争取，说和听的机会都不会太多。目前我国来这里的研究 生 或 访问学者大多数三几个人在校外租公寓房子住，与周围住户很少联系，而房东或房东的经理人通常只在收租时或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时才露面。大家晚上均忙于阅读，白天往返学校坐公共汽车，上车后把硬币往收钱器里一丢，不必说话。美国学生大都来去匆匆，上课时经常最后一分钟才赶到，甚至迟到。在两节课间的十分钟休息时，不少人赶去不远的小卖部买饮料或食物填肚子，而下课后则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教授讲课时自然不便交谈，余下的机会就是见面说声“你好”，分手说声“再见”。去找教授也不那么容易，并非想去找就随时可以去找，得事先

与他约时间，而这个时间应在他的办公时间内，额外的时间是不行的。这也难怪，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你占用他的业余时间不就等于抢他的钱么？并且，约会时不但要约好见面时间，还得约好分手时间。比如说好明天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他将在办公室与你讨论问题，那么到了十一点半你就得告辞。其实这也合情合理，因为说不定到了十一点半他又另有约会。紧凑地安排时间总是值得提倡的。

我们中间有小部分人在美国人的家庭里租到一间房住，或者住在校园内的研究生集体宿舍里，他们学习语言的条件就好些。

我们逐渐与一部分学生交往，也和教授们交往，周末与他们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在成为朋友之后，就能从与他们的接触中学到许多不同场合下使用的语言。这种活的语言因为我们亲自经历而特别容易记住。

除了与人交往，另一个重要的学习语言的途径是看电视。看电视里的电影、广告、新闻、讨论等，都能增加我们的语言知识。不过我们实在忙，看电视的时间不多。我总是挤时间，争取多看。在这里时间好象变得特别宝贵，生活也觉得充实，这样继续下去是可以学到知识的。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来了才短短一个月，现在回首出发那天，却好象是许久以前的事了。

家里各人都好吧？这里的秋天很美，尤其是山坡上那金黄色的牧场，一群群牛只放牧在其间，着实是一幅美丽的异国风景画。我忽然想起我离故土是那么的远……

顺颂

金安！

弟：

显雄

一九八〇、十、廿四于洛杉矶

从报考武普通学堂到学做诗

——回忆爸爸董必武

董楚青

爸爸和我的闲谈，回忆起来，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意外。

爸爸幼年读私塾，青年参加科考，想来这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爸爸留日学法律，做了律师，以及在党内做党务工作，建国后做法律工作，这也很好理解。但是有一次，爸爸和我聊起他的志趣和爱好时，有一件事使我真正大吃了一惊。

那时我已经上中学，平日陪爸爸坐一坐，已从尽义务变成了兴趣。我们的话题很多很多。有时抓住一个头，爸爸和我就扯起来，象绕线团似的，话头赶着话头，而且话题也很广泛。我们聊天中断，大都是由于爸爸有事，要么吃饭了，要么秘书送来文件，要谈事了。这时，我必须离开，闲聊就暂告结束。

记得有一次闲聊中，爸爸缓缓地说：“你喜欢文科，我不是。”我一听这话就很吃惊：爸爸不喜欢文科？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爸爸大概见到我一脸的惊奇，浅浅地笑了笑说：“我小的时候想学军事。”我不理解，于是说：“不是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吗？”爸爸莞尔一笑：“是啊！可是看到满清王朝那么腐败，能不起来推翻它？还是要推翻它！所以我想当兵。”哦，我似乎听懂了些。“正好，”爸爸接着又说，“那个时候省里办了一所武普通学堂，也算是洋学校。我看到了校方的招贴，也就是招生广告，就去投考。投考的那天，我穿上了一件礼服。”说到这里，爸爸忍不住笑了笑：“所谓礼服，是



往事漫忆

我父亲的长衫。这件长衫只是没有补过，却已经很旧了。我们家很穷，小孩子未成年就不做长衫，所以我那时还没有。我要去报考，就拿了我爸爸的衣服罩在外面，里面破了不要紧嘛。”我笑了：“做假。”爸爸笑着纠正说：“装门面。”然后，爸爸回忆说：“我去了，学堂却不要我报名。说我年龄太大了，不收。我说我才十八岁，他们又不相信。怎么办？只好转身去考文普通学堂，这也是新学，也是洋学堂。一去就考取了。”我觉得这段故事有意思，看着一头银发的老爸爸，想着他这样一个文气十足的人竟然还想过去从军，我忍不住笑起来。“爸爸，”我说，“你当时干嘛不想办法说清楚你真是十八岁呢？”爸爸摇摇头：“我没有办法。我如果再解释下去，很有可能被撵出去。”爸爸右手做了个向外推的样子，笑着说：“与其被撵，不如自己走了的好。”接着，我又自以为是地说：“这样，你上了文普通学堂后，就开始写诗了吧？”“那倒不是。”爸爸又回忆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进川到宜昌去。走的是水路，逆流而上，又是小船。知道路上要花一些时间，就找了几本闲书来读。早就听说做诗不容易，所以就找了几本诗集，在路上边读、边学、边做。那次乘船，也真的学了一些诗，谄得出几句呢。”后来我想起爸爸给他的同乡稚天先生写的诗中，有“吟哦我更迟高适”的诗句，大概就含有这个意思吧。“我读诗是做为闲书来读，学做诗也是做为消磨时间的。”爸爸一边慢慢地摸着躺椅的扶手，一边又说，“其实，我真正开始做诗，而且做得多的，是在红岩嘴办事处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在国统区的斗争那么尖锐，还有时间？”我实在幼稚得很地问。“斗争嘛，当然尖锐。”爸爸解答说，“特务搞了个楼房，就在我们办事处不远的地方，你不记得？就在山坡下的三岔路口上。那儿有一棵大树，大家都叫它阴阳树。过这棵树，向我们这里来，是阳间；向左拐就是阴间，特务的窝子。”

我当然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还记得那时妈妈取笑我